

骚

SAODONG

□黄天源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动



骚 动

黄 天 源 著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名：骚动

作者：黄天源

出版发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江西省宜黄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mm 1/32

印张：8.375

字数：17.3万

版次：1993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定价：6.50元

ISBN7-80579-354-9/I·28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一九六六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但愿在他们的生活中,永远也不会再发生本书所写的故事。

——作 者

目

录

第一章	毕业班最后的黄昏.....	1
第二章	停课	22
第三章	史无前例.....	134
第四章	俞俊娟的悲剧.....	153
第五章	私生女.....	196
第六章	智慧的痛苦.....	234

第一章 毕业班最后的黄昏

[1]

明天才到六月，天气就热得在教室里坐不住。六十年代的中学教室，普遍没有装风扇。热了，就摇扇子；没有扇子的，就扇练习本。四十个青春躯体发出的热，在小小的教室里循环，无论怎么扇，空气总是闷热的。秦淮生搬了把椅子，到教室旁边的小竹林里温习功课。小竹林虽然凉快些，但没有桌子，做练习不方便；加上室外空旷，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也没多少人争这块风水宝地。

突然间，一只金黄色羽毛的大公鸡扑着翼“咯咯”地向他这边逃窜，扰乱了小竹林的平静。

“捉住它，秦淮生！”一个少女在竹林外对他喊道。

“捉住它干什么？你真是……”秦淮生嘀咕着站起来，张开双手拦住大公鸡的去路。

“我想拔它几根羽毛，做个毽子。”少女跑进来红着脸说。她长得矮小纤弱，扎着两根羊角小辫子，一蹦一跳的，整个

儿像跳橡皮筋的小姑娘，谁也不会认为她是秦淮生的同学。

“哎，都快当大学生了，还玩毽子！”秦淮生用大哥哥的口吻说，末了还是扔下书，帮她捉大公鸡去。

漂亮的大公鸡被追捕得满竹林乱飞乱窜。

蓦然间，“嗤”的一声，秦淮生的运动衣被竹枝勾住了，他那件又旧又霉的线衫，趁机往下裂开。他不安地瞄了裂口一眼，跟着来了个守门员敏捷扑球的动作，终于把大公鸡抓住了。

“瞧我，害得你把衣服撕破了……”女同学怔怔地望着秦淮生，她知道秦淮生是班上最穷的学生，他来来去去都是穿那么两三套衣服，这件运动衫勾烂了，对于他来说就少了一件替换的衣服。

“嘿，别管它，反正是破衫。”他把大公鸡捧到她跟前，“要几根？快拔吧。”

她正挑选着，教室的窗口探出一个戴玳瑁眼镜的脸来：“俞俊娟，你们搞什么名堂呀？弄得鸡飞狗跳的！”

俞俊娟转脸一看，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杨日，连忙说：“没什么，拔几根鸡毛。”

团支部书记将头再伸出一点，扶了扶眼镜，严肃地说：“你们怎么可以捉老师家属的鸡拔毛，简直没有一点纪律性！”

俞俊娟下意识地松开了手，怯怯地瞅着秦淮生。秦淮生用鼻子哼了一声：“什么纪律性！小题大做。”说着，他在大公鸡的尾巴狠狠地拔了几根又长又软的羽毛，然后把鸡抛开。

团支部书记绷着黑瘦的长脸盯住秦淮生好一会，才悻悻地把头缩回去。

“你又得罪他啦！”俞俊娟惴惴地望着秦淮生。

“怕什么，反正我又不指望在他手里入团！”秦淮生用嘴吹吹手上黄灿灿毛绒绒的鸡毛。他心里明白，他在杨日的心目中，是个异端分子，从高一开始就是那样了。那时的功课还不太忙，他从学校图书室借来了《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罗亭》、《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技师》等一大堆书回教室看。杨日刚好坐在他后一排，他看些什么书，他自然清清楚楚。“秦淮生，你怎么净看这些修正主义货色。”他曾经这么提醒过他，但他却置若罔闻，而且还挖苦人家说：“在《罗亭》时代，修正主义还未出世呢。”

不过，最令老师、同学觉得他异端的还是高二那节语文课。当时，江毅老师提问正在打瞌睡的舒红：“舒红，请你分析一下路瓦栽夫人这个形象，并概括出小说《项链》的主题思想。”舒红从瞌睡中猝然醒来，匆忙翻开上一节课的笔记，照本宣科地答道：“路瓦栽夫人……她是个……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爱慕虚荣、追求享乐、一心想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小说通过……她的不幸的遭遇，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奢侈腐化的生活……尖锐地批判了爱慕虚荣的小资产阶级思想。”

语文老师皱了皱眉头：舒红的回答错是没有错。就是太结巴太干涩了。他望着语文课代表说：“秦淮生，你能补充一下吗？”

那时，他站起来想了好一会，才说：“老师，我可以谈谈自己的看法吗？”声音不大，可全班骇然，连老师也愕然地盯着他——谁也没听说过学生要离开老师的教导去谈自己的看法，秦淮生呀，你是不是太爱表现自己了？当然，谁也没有

这样说，老师自然也是要让學生谈自己的看法的。于是他就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

“老师，我不大同意舒红刚才的回答。不错，路瓦栽夫人是一个爱慕虚荣、追求享乐的小资产阶级妇女，但同时又是一个诚实、正派、敢于面对现实的女人。她丢失了项链之后，没有千方百计地逃避自己的责任，也没有玩弄什么鬼点子去蒙混过关，而是老老实实在用十年艰苦生活的代价去弥补自己一夜的过失，在这一点上说，她是令人尊敬的。”

全班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离经叛道的看法。

“说路瓦栽夫人一心向上爬是不对的。她要借人家的项链，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舞会，只不过说明她有虚荣心，并不意味着她要向上爬——小说里没有写她要向上爬的任何细节，我们不能离开小说本身去分析人物。另外，舒红同学说小说的主题是‘揭露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奢侈腐化的生活’，我看也是缺乏根据的——小说没有这方面的描写，显然作者的立意也不在这里。说爱慕虚荣、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准确，因为爱慕虚荣、追求享乐并非资产阶级所独有的，在资产阶级还未出世的时候，这种人类固有的心理和欲望就已经存在了。我这样看，不知对不对，请老师、同学们指教。”

“那么，你认为《项链》的主题是什么呢？”老师注视着他问。

“我认为，小说是描写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以及偶然因素对人的命运的巨大影响。”

“秦准生，你的这些观点是从哪本书上得来的？”老师问道，似乎不大相信他的学生有如此独立的见解，又似乎有心

为他开脱一下。如果他当时说“记不得从那本书上看来的”，那不过是受影响罢了，可他偏偏说是他“自己的看法”，问题就严重了。团支部在讨论他入团的会议上，杨日说他“有修正主义思想”；老师在他的学年评语上写上这么一句：“要注意与家庭划清界线，改造非无产阶级的思想。”

他看了很不服气——如果说在别的什么事情上受家庭的影响，他还不否定，可是，他那个做生意出身的老头子，压根儿没读过一篇外国小说，在文学上何来对他有什么影响呢？不管他服不服，反正高中三年他就是入不了团。从此，他再不在课堂上说不同于老师的看法了。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又吹了吹鸡毛。

俞俊娟不安地看着他说：“你不要和他过不去。听说，团支部书记有资格和班主任一起起草我们的毕业鉴定呢。”

这回，秦淮生垂下脸不说话了，他也明白毕业鉴定的利害。

“淮生，你把衣服脱下来吧，今晚我给你缝上，我宿舍有针线。”

“不用，星期天回家再补。”

“客气什么，我们女生补衣服，总比你们男生强。”俞俊娟扯住他的衣服说。

“放开，现在我把衣服脱了，不就光着身子回教室啦？”秦淮生白皙的脸唰地红了起来。夏天，他只穿单衣，这样便节省了背心。

俞俊娟窘得赶快松开手。

他把鸡毛塞到她的手上，回到他的椅子上去了。

上帝保佑，不要再有人来打扰了，不然我下午的复习计划就要泡汤。秦淮生一头又埋进课本里。……脖子后边痒痒的，他伸手去搔了几下。不一会，像有蚂蚁在颈后走来走去。不对，蚂蚁怎么会有规律地走来走去呢？他眯起眼睛想了想，豁然明白了：有人用竹叶子搔他！他不动声色地突然转过身去，一招抓住了一只娇嫩的小手，习惯性地用力捏紧。

“哎唷——死淮生……”那恶作剧的女孩子痛得哇哇直叫，另一只娇软无力的手不住地捶打着秦淮生健壮的肩膀。

秦淮生见是方芷，更用力地捏了捏。

“哎唷——死淮生……我的骨……”方芷撒娇似地抽泣起来，长长的睫毛下竟真的噙着一滴晶莹的泪珠。

秦淮生慌了，连忙松开她的手察看，白嫩的手背上，果然有四道红色的指痕：“怎么，真的捏坏了么？”

方芷噘起嘴巴缩回手：“你不知道自己力大，现在又假惺惺！”

秦淮生嘻嘻地笑着。他们从小就是这么打闹着长大的。

他们从小学起便是同学。小学三年级时，还曾经同一张书桌坐过哩，那时就是一对调皮的捣蛋鬼。那时候，不知哪来“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意识，男女生同坐的桌面上，无一不划出“三八线”，谁要是不划界线，就会被人取笑为小俩口。划了界线自然要防范对方的入侵，对方过界了，却不给予痛击，便有姑息讨好之嫌，同样要受到大家的嘲笑。他们自然毫不例外地划出“三八线”，要是方芷的手肘不留神地越

了线，秦淮生就会毫不客气地一拳打在她的手肘上。来而不往非礼也，碰到秦淮生如此恶作剧，方芷也不会放过他。这小姑娘宁愿整整一节课不听，也要瞅准复仇的机会。那爱爬在桌子上听课的小家伙也是顶粗心的，其实常常过界的倒是他，不过小姑娘装作没看见罢了。要寻找报复的机会并不难，不需一节课，就有他越界的时候，瞅准老师转身写黑板的当儿，她便一家伙打过去。有时打得太响了，老师转过身来瞪大眼睛问：

“谁搞小动作？”这时，被打的和打入的，不管是谁，都不会张声。一般来说，老师怕影响教学进度，也不会穷究不放。但事后总有班干部去揭发，末了两人少不了都要挨老师的一顿训。

尽管秦淮生不时欺负她，把她弄哭了，但在学习上却帮了这个爱玩爱闹、不爱动脑筋的小姑娘不少的忙。她的算术特别差劲，尤其是应用题，半天列不出式子，急得又是跺脚又是咬手指，但她又爱面子，从不主动要同座的冤家帮忙。每当这时候，秦淮生看见她快哭了，就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地把解题的程序一一二二从头到尾细细声说出来。旁边那位虽然很懒但不乏机灵的小姑娘，立即得到启发，含着泪花笑了，扳着指头儿一步步演算起来。这学年，他们就这样在矛盾——统一、统一——矛盾之中眨眼间过去了。升上四年级后，老师再不把这对捣蛋鬼放在一块坐。方芷难过得几天没有说话。新同桌是个文静的女孩子，虽然不会像秦淮生那样难为她，可是当她做不出算术题时，又有谁能那样明明白白地提示她呢？往日的吵嘴干仗，此刻却成了亲切的回忆。她多么乐意和他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永远永远地吵下去啊！升上初中，他们

报考同一所中学，可她分数不够，被分配到二流学校，她气疯了，发誓刻苦攻读三年，高中一定要考上秦淮生要考的学校。三年后，她如愿以偿了，当他们在高一（6）班教室里相逢的时候，一个是亭亭玉立的美丽少女，一个是风度翩翩的英俊少年。再三年后的今天，他们都是青年人啦，都持有共和国的公民选民证。可是，他们依然像小时候那样爱闹着玩。

“我都看见啦，你为俞俊娟拔鸡毛撕破了衣服，对我却那么狠——你呀，从小就欺负我。”方正用她那水汪汪的眼睛瞅瞅秦淮生，酸溜溜地说。

“傻瓜，亲者严，疏者宽嘛。”秦淮生揶揄地说。

“去去，谁跟你亲了。”方正娇嗔地瞪了瞪他。

“说正经的，你定了志愿没有，是报考外语学院，还是音乐学院？”秦淮生关切地问。

“你说呢？”她无限信赖地瞧着他反问。

“我还是那句话：一切取决于自己的愿望。”

“我自然希望做俞丽拿，可是我的小提琴在全国的考场上能排上号吗？我完全没有把握。”方正说，“听我爸爸说，填报志愿非常关键，要是填错了，本来可以上大学，也会名落孙山。”

“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他说的当然没错。如果以考上大学为目的，当然要好好权衡利害得失。不过，我不想为考上而填报并非自己理想的志愿。”

“那你，决定报中文系了？”方正曾经劝过他报考工科，因为中文系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政治上要求严，他出身不好，又不是团员，是很难录取的。

“三年前就定了，这你是知道的。”秦淮生一口答道。

方芷还想说什么，下课的铃声响了，跟着是一阵哨子声。

3

高三(6)班篮球队长马汉哨子一吹：“大家打篮球去呀！”说完，他一马当先地拍着球冲出了教室，几个篮球队员紧追着他的屁股跑了出去。其余的同学却被钉在板凳上似的，仍旧保持着自修课的姿势，埋头埋脑地复习功课。一看这情形，体育委员郭蒙着急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喂，同学们，体育锻炼了，大家快到运动场去吧！”

大伙儿好像聋了，连头也不抬一下。偶尔有几个好心肠的女生仰起脸来瞅瞅他，同情地笑笑，末了又埋下头去。

这是一九六六年五月最后一天，离高考只有一个多月。在十二年的学生生活中，有比现在更紧张的日子吗？这是冲刺前的准备，这是关系到未来命运的冲刺，时间对于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为了赢得时间，有人天未亮就起床捧着书；有人借口睡不着，晚晚开夜车；更多的人一放下饭碗就温书，近来校医室门庭若市，有要胃药的，有要安眠药的，看病的人之多，连校医也累坏了。校医找校长诉苦，并威吓说：如果再不抓毕业班的劳逸结合，那么，七月里究竟有多少学生能进入考场还是个未知数！校长慌了，马上下了几道命令，其中一条是：毕业班第八节课一律用作文体活动，任何科目不得占用。眼下，如何执行校长的指示呢？体育委员郭蒙头痛了。他无计可施地走到教坛旁边，低下头摸着下巴那长得太快、太浓的小胡子。每到转动脑瓜想点子时，他总是那么老气横秋地拈拈胡子，久而久之，同学们都叫他胡子。胡子眼

珠一转，学着老师那样拍了两下手掌说：

“同学们，请暂停一分钟好吗？大家想想，我们都爬在桌子上整整一个下午了。我们的头脑像这块写满了字的黑板一样，再记不下什么东西啦。如果大家不肯花点时间轻松一下，今晚复习的效果肯定不好，我不骗大家……”

下边有几个女同学，望着他那副苦口婆心的怪模样不由得笑了起来。

“笑什么，这是符合科学道理的。”体育委员一本正经地看着她们说。管你符合不符合科学道理，下边的人就是没有让自己的屁股离开板凳的意思。

体育委员正束手无策之际，他的救星——班主任老师江毅走进教室里来了。

江毅很年轻，比他的学生只大八岁。三年前，他从华南师范学院毕业出来，就担任这个班的语文老师，从高二起，兼做他们的班主任。他年轻有为，轩昂潇洒，简直成了学生们的偶像。好些多情的女生，常常脉脉含情地注视着他听课。严格地说，他并不十分英俊，瘦瘦的脸稍稍黑了点，嘴巴很大，牙齿也不整齐，虽然身材高大，但背有点弓。然而，他那双闪耀着睿智亮光的大眼睛和那充满思辩色彩的谈吐，迷住了他的学生。此刻，他对体育委员狡黠地眯了一眼，晃着两条长腿儿走上了教坛，没等学生起立，就神秘地说：

“请同学们都放下笔。现在有一项活动请全体同学参加，好，马上到外边集合！”

说毕，他带头出去。

一分钟后，等到全班集好队，整整齐齐地开向运动场的时候，才发现所谓的“一项活动”，原来是和高三（1）班篮

球赛！到了篮球场，大家看见江老师在郭蒙耳边嘀咕了几句，跟着看郭蒙得意洋洋地向教室走去，大家心里便明白：郭蒙锁教室门去啦，想半途溜回教室抢书，不行啦，只好活动活动吧。

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篮球赛开始不久，在高三（6）班的教室里，竟然坐着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秦淮生，你看第三题老师为什么打了个叉？”

问话的女生叫舒红。她是北京人，在广州长大，有着北方人白里透红的肤色，同时，也许自小生活在南方，看多了绿色的缘故，眼睛也像南方姑娘一样水灵和火热。她是一位高干的小女儿，从小受到家庭的溺爱，过着优越的生活。她样子不俗，也爱打扮，衣服多得连自己也记不清。她几乎天天换衣服，换下来的衣服从不自己洗，等到周末，才一古脑儿塞进旅行袋里，带回家交给保姆。她任性、高傲、浮浅，痛恨抽象思维，喜怒无常，情绪很不稳定。每当看见发回来的测验卷子不及格，就大发脾气，怨天尤人，跟着就把卷子揉成一团，恶狠狠地扔进抽屉里。末了，便拿出口琴吹起来，吹了一支伤感的小曲之后，又嘻嘻哈哈地和别人说笑了。她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尤其物理，更是一塌糊涂。刚才她在篮球场上悄悄地把秦淮生拉回教室，就是为了叫他帮助解决难题。

“看你，究竟在哪一页，你自己翻开吧。”秦淮生对扔过来的练习本瞟了一眼，很不高兴地说。

舒红乖乖地翻开练习本，找出她要问的那一题。她对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秦淮生，眼前这位衣服破旧、眉清目秀的高材生，从来没有像有些老师同学那样迁就她，相反，倒

是经常毫不客气地挖苦她的缺点，嘲笑她的毛病，可她就是不敢翻脸，还最喜欢请教他，除了他讲解得比老师还具体、形象、清楚之外，还有些什么吸引着她呢，连她自己也朦胧了。

秦淮生认真地看着她的练习本。第三题是这样的：

把一根横放在地面上重量为 50 公斤、长为 1 米粗细均匀的铁管子竖起来，需要对它做多少功？

秦淮生看过之后问：“你凭什么用 $W=FS$ 这个公式来解题？”

“凭什么？做的功不是等于力乘位移吗？”舒红理直气壮地反问。

她真是大声夹恶。秦淮生摇摇头，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苦笑。

“哎呀，你说嘛，错在哪里，别摇头晃脑的了！”舒红最不高兴看到秦淮生这个表情。

“要我把解题的正确公式告诉你还不容易吗？”秦淮生严肃地盯着她说，“可是，你就算会解这道题，一碰上它换了花样出现的时候，你又不懂了。还是弄清楚为什么错要紧。”

教室里刚好有根旧的接力棒，秦淮生把它拿来放在桌面上：“你试试把它竖起来。”

舒红一下子就把它竖了起来。

秦淮生皱了皱眉头：“唉，你慢一点，注意在扶起的过程中，用力的变化。”

这次，舒红竖得慢了一点。

“怎么样？”